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惲毓鼎
署籤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九

漢

孝成皇帝

己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食

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從日下東南行四面如雨自晡及昏止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上以災變博謀羣臣中壘校尉武帝置掌北軍壘門內又外掌西域劉向上書曰臣聞易曰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漢書天文志大角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炎及紫宮

五行志是年七月星孛東井隨五諸侯出河成北貫紫宮中南逝犯大角攝提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臣雖圖上猶須口說願賜清燕之間

指圖陳狀上輒入之謂召入也向具言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後

嗣也其言多痛切上終不能用時谷永為北地太守當之官上使適于長受所欲言永對曰建始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蜂起內則為深宮後庭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

苑囿街巷臣妾之家微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士陳勝項梁奮臂之禍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

致愼永黨于王氏專政上身與後宮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後上欲用劉向為九卿為王氏所持故終不遷

谷永自北地徵入為大司農歲餘以病免

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商卒諡景以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商卒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于

南郡占墾草田數百頃以入縣官而責取其直一萬萬以上為丞相司直孫寶字子嚴所發上由是廢立而

用根。

張禹部夫

患失雲言

足以盡之

然元成時

權貴妨政

倒持太阿

爲有目所

共覩乃錄

錄如劉向

輩不過因

緣災異冀

取納歸之

助是以明

者推往知

來之說元

帝既用以

拒京房而

萬且得引

天變深遠

不語神怪

斥正人爲

亂道矣是

則執六藝

以文奸言

亦漢時腐

儒高談經

術者有以

釀成之耳

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

故丞相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

天子賞賜前後數千萬禹內殖貨財

買田多至四百頃皆極膏腴身居大第後堂日理絲竹管絃又自治家塾奏請肥牛亭地王根以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賜禹他地上不從王根害其寵數毀惡之上愈益

敬厚禹禹疾車駕自臨問親拜禹床下禹數目敬厚禹其少子少子未有官上卽拜爲貴門郎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

所致上意頗然之乃至禹第辟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根有隙恐爲所害謂上

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

上雅信愛禹因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

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

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

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

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乃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

直臣初雲在元帝時五鹿充宗方貴幸爲梁邱易與諸家論充宗乘貴辯曰諸儒莫能抗雲獨與論難連往

直臣之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及是復言張禹後遂不復仕常居鄠教授弟子卒于家

辛三年春岷山

注見

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劉向曰周岐山

注見

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

本起于蜀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大火也殆必亡矣

王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

其王康子即哀帝

為皇太子

先是中山王興定陶王欣來朝中山王獨從傳定陶

王盡從傳相中尉上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令誦詩通習能說問中山王

獨從傳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帝由是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二王子帝為至親

定陶傳太后

即其王康之母傳昭儀

隨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王根三人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

勸帝以為嗣帝為加元服而遣之

事在元延四年

至是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立為太子

時孔光議以為

宜立中山王上不從左遷光為廷尉十一月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

王以奉共王後初太子幼時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至是為太子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

不得相見皇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

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許之是年八月中山王興卒

封孔吉

孔子十三世孫

為殷紹嘉侯三月與周承休侯

注見前

皆進爵為公初元帝時詔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推求

其嫡不能得匡衡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議寢不行至是梅福復言之上乃下詔封吉與周承休侯俱進

爵為公地各百里

夏四月建三公官

御史大夫何武言末俗事煩宰相才不及古而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不治宜建三公官上

從之以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官

武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無印綬官屬至是始授金印紫綬置官屬不復領將軍

以武為大司空

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焉

冬十月大司馬根病免

衛尉湛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氏自殺。以王莽爲大司馬。初趙皇后之立。長有力焉。故上德之。大見信用。

貴傾公卿。許后姊嫺。

音靡。后姊名。初爲龍額侯。韓寶妻。寶以鴻嘉元年卒。

寡居。長與私通。因娶爲小妻。許后時徙居長定宮。三輔黃圖。林光宮中。

有長。因嫺厚貽長。求復爲婕妤。長受詐許爲白。上立以爲左皇后。輒與嫺書。戲侮許后。嬖易無不言。王莽心

害長。寵白之。

莽侍王根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且言其罪。根怒。使白東宮。莽求見太后。具言其狀。太后亦怒。命往白帝。

上以太后故。免長官。不治罪。遣

就國。會紅陽侯立。上疏爲長求留。上疑之。逮長繫詔獄窮治。長具服。舉至大逆。死獄中。紅陽侯立。故與長有怨。及長當就國立嗣。

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遺立。立因爲長求留。上疑之下吏。按驗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下長。歸遣立就國。丞相方進復劾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等免官歸郡。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使廷

尉孔光持節賜許后藥自殺。

葬延陵。交道廐西。

上以王莽首發大奸。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遂以莽爲大司馬。

莽既繼四父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聘請賢良以爲據。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罷刺史。置州牧。

秩二千石。

丞相大司空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

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從之。

哀帝建平二年。以朱博言罷州牧。復置刺史如故。

詔立辟雍。

注見前。

未作而罷。

隄爲郡。

注見前。

于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

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禮。

顏師古曰。此向設爲難者之言也。

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

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有司定法。筆則筆。削則削。至于禮樂。則曰不敢。是敢于殺人。不敢于養人也。夫教化

所恃以爲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其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

殺丞相以當災變啓後世無窮惡習乃至持節賜牛酒使者未白事以病不起聞著爲令典荒遽若此適足召災况災乎

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贈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于是贈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未幾劉向亦卒

甲寅三年春二月丞相方進卒時熒惑守心注見丞相府議曹李尋奏記方進言今災變迫切大責日加安得

但保斥逐之戮闔府三百餘人丞相官屬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音肥麗善爲

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責讓使尙書令賜上尊酒十石如酒曰稻米二斗得酒一斗爲

上養牛一方進即日自殺如酒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上尊酒賜十斛牛一上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尙書以丞相不起病聞

祕之遣九卿冊贈印綬賜乘輿祕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于它相故事

三月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時梁王名立梁懷王楚王名衍宣帝孫來朝明旦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爲丞相已

刻侯印書顏師古曰贊謂延拜之辭昏夜平善鄉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謠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

雜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以孔光爲丞相光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侯印綬

夏四月太子欣卽位是爲孝哀帝帝初立躬行儉約罷樂府官及官織綺繡除任子令應劭曰任子令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觀事滿三

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誹謗詆欺法出宮人免官奴婢益小吏俸政皆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葬延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北史臣曰成帝善修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

漸矣

追尊定陶共王爲定陶共皇。太皇太后令傳太后丁姬十日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定

陶太后宜何居。孔光素聞傳太后剛暴。長于權謀。恐其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相近。卽議以爲宜改築宮。何

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傳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稱尊號。貴寵其親

屬高昌。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侯董宏。父忠以告霍禹反封侯宏嗣。希指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卽位後。

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爲帝太后。事下有司。王莽師丹。帝爲太子時丹爲太子太傅及卽位以爲左將軍領尙書事。劾奏宏知皇太后

至尊之號。而稱引亡秦。非所宜言。大不道。上納其言。免宏爲庶人。傳太后大怒。要上必欲稱尊號。上乃白太

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共王爲共皇。

五月立皇后傅氏。傳太后從弟晏之子也。

尊定陶太后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封丁明。共皇太后從父之子。皆爲列侯。晏孔鄉侯明陽安侯。共皇

太后共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皇太后中宮。

詔劉歆。字子駿。典領五經。王莽薦劉歆有才行。爲侍中。稍遷光祿大夫。貴幸上復令典領五經卒父前業。歆

于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諸書之總要。六藝略。六藝之文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凡九種。諸子略。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

曰農凡九家外又有小說家。詩賦略。賦三種雜賦歌詩爲五種。兵書略。權謀形勢陰陽技巧爲四種。術數略。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爲六種。方技略。醫經經方房中神仙

限田之制其名似美實不可行且一州一邑中田滿三十頃者本不多見即分其所餘何以與貧民亦且動難遍給徒使富者流名寄戶貧者訐告紛爭而已豈達治體者之所爲

大月詔限民名田。不果行。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贖不足。鑿兼井之路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至是師丹復建言帝下其議。丞相大司空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貴戚近習不便遂寢不行。

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爲大司馬。

封高樂侯

初太皇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卽上疏乞骸骨帝遣

尚書令詔起之又遣孔光等白太皇太后復令莽視事至是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爲傳太后張幄坐于太皇太后坐旁莽按行青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傳太后大怒不肯坐莽乞骸骨罷就第時右將軍傳喜傳太后從弟好學問有志行莽既罷衆庶歸望于喜先是上官璽外親喜獨執謙稱疾

傳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傳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乃以師丹爲大司馬而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還歸養病何武唐林沛國人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還歸衆庶失望忠臣社稷之衛

喜立于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遣曲陽侯王根就國免成都侯王況子

商之

爲庶人帝少聞王氏驕盛心不能善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

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幅濶臧累巨萬大治第宅殿上赤墀戶青瑱游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

步兵止宿離宮。水衡供帳。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推親近吏張業爲尙書。蔽上壅下。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殷巖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成都侯況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上以根營建社稷之策。遣就國。而免況爲庶人。

九月地震。

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二十餘處地震。壞城郭。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日者衆

陽之長。君之表也。間者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

珥音耳。蜺音日旁氣也。

數作。惟陛下執乾剛之德。諸保阿乳母甘

言卑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

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爲變。此爲母后與政亂朝。惟陛下親求賢士。以崇社稷。五行以水爲本。今汝潁漂

涌並爲民害。咎在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少抑外親大臣。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地數震。宜務崇陽抑

陰。以救其咎。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

榮。當此時士厲身立名者多。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並興。外戚顯命。女宮作亂。此行事

之敗。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宜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以輔聖德。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

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上雖不能從。然頗采其語。尋遷黃門侍郎。

求能浚川疏河者。

騎都尉平當。

平以邑爲氏。當字子思。平陵人。

以經明禹貢。使領河堤。奏言。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

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貢議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

實讓以放
河使北入
海爲上策
然西薄大

山固可不
致汎濫至
東薄金堤
此堤將以
何地爲限
豈既有堤
而不潰者
居今之世
雖大禹復
生吾知其
無善策亦
不過補偏
救弊耳

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而置之必計。水之所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顏師古曰。遺留度計也。言川澤流聚之處。皆留。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

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故曰善爲川者。決

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

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民起廬舍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

內黎陽。注晉見前。至魏郡昭陽。故城在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追阨如此。不得

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在今滹縣西南。舊爲河所經。放河使入海。河西薄大山。謂太行諸山。東

薄金堤。勢不能達汎濫。葦月自定。此功一立。河定民安。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

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淇水之口也。在今河南南輝府輝縣西北。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冀州諸渠

皆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則下隰填淤加肥。禾麥更爲秔稻。

轉漕舟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堤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中策。若乃繕完故堤。

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詔定世宗爲不毀之廟。孔光何武奏言。本始二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裁

議。皆以爲孝武皇帝。雖有功德。親盡宜毀。王舜劉歆曰。禮天子七廟。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苟有功德。則

宗之。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宗無數也。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

不可謂無功德。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制曰可。

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爲大司空。左右或議武事親不篤。帝亦欲改易大臣。乃策免武。就國。以丹爲大司空。丹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前大行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貴寵。變動政事。卒暴無漸。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傳太后從弟子。遷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傳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孔光與丹奏。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請歸遷故郡。上逼于傳太后。卒不得遣。復爲侍中。

孝哀皇帝

乙丑建平元年春正月。新城侯趙欽。

趙太后弟綏和二年封

以罪免。徙遼西。

漢郡治且慮故城在今直隸永平府東

司隸校尉解光。

解氏晉解揚之

後以邑爲氏

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

皇后宮女史曹姓宮名

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吏問。皆得

其狀。其他飲藥傷墮者無數。趙昭儀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請窮竟議正法。

于是免欽。及欽兄子成陽侯。訴皆爲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

議郎耿育上言。將順君父之美。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名隨指。阿從以求。

容媚晏駕之後。乃託揚幽昧之過。空使謗議上及山陵。臣所深痛也。帝亦以爲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

耿氏周耿國之後

夏四月。以傅喜爲大司馬。

封高武侯

秋。策免大司空高樂侯丹。爲庶人。復賜爵關內侯。

治褒。

周有治州鳩。後以爲氏。周中令。

段熲。

黃門郎

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

友去太祖
一國不墮
之祀就無
主當毀不
正之禮數
語最為切
情近理明
代與獻王
之議聚訟
嘖嘖未有
如此明晰
者也

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言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尺學反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臣皆以為宜丹曰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亡二上之義也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菽明尊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為共皇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特重大宗承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寢不合上意會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博士申咸音桂齊人許商弟子上書言丹經行無比奏封事不及深思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眾心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尚書令唐林上疏曰丹經為世億宗德為國董耆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太重惟陛下裁之詔賜丹爵關內侯

冬十月以朱博為大司空

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宜鄉侯

綏和元年封

參皆自殺

中山王箕子

與之子

幼有省病

時未滿歲蘇林曰省病名為肝厥發時唇口手足十

指甲皆青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帝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

顏師古曰狂而變易常性也病發西

歸。因誣馮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以當熊事前事見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元葉

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數十日無所得。更遣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治

馮太后女弟弟婦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願之上殿何其勇。

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更何用知之。欲陷我故也。乃飲藥自殺。弟參召詣廷尉。亦自殺。

參學通尚書少爲黃門郎。宿衛十餘年。以嚴見憚。不得近侍帷幄。以王舅封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且死歎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衆莫不憐之。馮氏死

者十七人。司隸孫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上乃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左遷敦煌魚澤

障候。大司馬馬光祿大夫龔勝字君實楚人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張由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後帝崩孔

光奏前由誣告骨肉立陷人
大辟請免爲庶人徙合浦

丙辰二年春三月。策免大司馬喜。罷三公官。夏四月。復以朱博爲御史大夫。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丁傳驕奢

皆嫉。傅喜恭儉。又傅太后欲稱尊號。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爲不可。帝先免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

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毀短喜。遂策免喜。朱博又奏言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

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

愚以爲大司空官可罷。于是更置御史大夫。以博爲之。又以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如故事。是夏傅太后以喜附下明上與

師丹同心背
畔遣就國

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爲庶人。以朱博爲丞相。封侯孔光自議繼嗣持異。又重忤傅太后。指策免爲庶人。以朱

博爲丞相。以少府趙元爲御史大夫。臨廷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黃門侍郎。掌侍從左。揚雄。揚雄出周伯翳與

子雲蜀郡成都人。成帝時以王。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洪範傳曰。妄聞之氣。發於聲音。故有鼓妖者也。人君不聽。爲衆

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不退。期年其人自蒙其咎。雄亦以爲聽失之

象。且曰。博爲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

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尊共皇太后傅氏爲帝太后。共皇后爲帝太后。朱博既相。上

遂用其議。下此詔。于是帝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傅太后既尊後尤驕。

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丁傅爲公卿列侯。侍中諸曹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免關內侯師丹爲庶人。遣新都侯王莽就國。丞相御史言。師丹王莽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

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詔免丹。遣莽就國。諫大夫楊宣。什加言。孝成皇帝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豈

不欲以陛下自代。承奉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陛下登高望遠。獨

不慚于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商子昌爲成都侯。莽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頌莽者以百數。元壽元年。賢貢周護

宋崇等對策頌莽功。德於是徵莽還京師。

六月。帝太后丁氏崩。合葬共皇園。

百睦孟翼
奉好言陰
陽災異而
圖識符命
之說與然
劉向谷永
之倫早有
以啓之矣
馴至甘忠
可夏賀良
輩遂借以
誣漢左道
之誅其可
耶

大赦。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韋昭曰：數陳聖劉之德也。太平皇帝。尋罷。待詔夏賀良等伏誅。待詔黃門夏賀良。重平人。初成帝時，齊

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曰：元太平經言：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因以傳賀良及郭昌等。劉向奏忠可罔上惑衆，下獄病死。後司隸校尉解光亦以通災異得幸，自賀良等所挾忠可書，郭昌爲長安令，勸李尋

良等皆待詔黃門。言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可得延年益壽。上久寢疾，遂從其議，改號月餘，寢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進退大臣，上以其言無驗，詔罷改元易號事。下賀良等吏皆伏誅。李尋及解

郡。秋八月，丞相博有罪，自殺。御史大夫趙元減死論。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傅晏風丞相博令奏免喜侯。博與趙元議之，元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何武前就國與喜相似，卽并奏喜武，皆請免爲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嘗怨喜，疑博元承指，卽召元問狀。元辭服，詔減元死罪三等，削髮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

冬十二月。通鑑作冬十月，考漢書表：係十二月甲寅，今從漢書。以平當爲丞相。封關內侯。李奇曰：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

丁三年春三月，丞相當卒。上欲召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彊起，受印爲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受印還死，死有餘罪，不起，所以爲子孫也。至是卒。

有星孛于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

夏四月，以王嘉。字公仲，平陵人，爲丞相。封新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于得人，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孝文時吏

夏四月，以王嘉。字公仲，平陵人，爲丞相。封新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于得人，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孝文時吏

夏四月，以王嘉。字公仲，平陵人，爲丞相。封新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于得人，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孝文時吏

夏四月，以王嘉。字公仲，平陵人，爲丞相。封新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于得人，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孝文時吏

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一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更政事舉劾苛細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惟陛下留神擇賢記善忘過勿責以備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也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風俗通荆蠻有字仲望薛氏後改為滿蕭咸之子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上納用之

無鹽東平國治危山在今東平土起鄒山漢書作輒山師古曰輒本作鄒以其形似鄒耳山在今東平州北石立東平王雲宣帝孫東平思王字子坐祠

祭祝詛自殺以孫寵長安人為南陽太守息夫躬息公子邊魯大夫遂為息夫氏躬字子微河陽人為光祿大夫無鹽危山土自起覆

草如馳道狀又鄒山石轉立晉灼曰山脅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祀之息夫躬孫寵相與

謀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時上被疾多所惡逮謁驗治言使巫祠祭詛祝上為雲求為天子以為石立宣帝起之

表也有司請誅王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擢寵為南陽太守弘躬皆光祿大夫廷尉梁相疑雲獄有飾辭奏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

許上以相等願望無討賊嫉惡之意皆免為庶人

戊午四年春正月關東民訛言行籌關東民無故驚走持橐承稗也或擷麻幹也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張揖曰狀

如人豹尾虎首戴勝而處籌或被髮徒跣或夜拆關踰墻或車騎奔馳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設

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顏師古曰西王母元后壽考之象行籌言執國家之籌策行於天下

二月封傅商傅太后從弟幼君之子為汝昌侯上欲封商尚書僕射龔崇平陵人字子游傳喜薦之數諫爭每諫曰成

見曳草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諫曰成

帝封五侯。天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無故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因持詔書案起。

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顯制耶。上遂下詔封商。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鄭業。傅太后父蚤卒。母更嫁魏

郡鄭翁生男爲陽信侯。追尊業父惲爲陽信節侯。

下尙書僕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隸孫寶爲庶人。

侍中董賢

雲陽人。父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人。帝立遷爲郎。

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

得幸于上。常與上臥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爲昭儀。父恭爲少府。賜爵關內侯。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

闕下。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皆選上第。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至東園祕器。

顏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掌爲棺器。

珠襦玉柩。

顏師古曰。以珠爲襦。如鎧狀。連繒之以黃金爲纁。腰以下玉爲柩。至足亦繒以黃金爲纁。無不備具。

下至僮僕。皆受上賜。又爲賢起冢義陵。平

二年。以永陵亭部爲初陵。卽義陵也。在今陝西安府咸陽縣西北。旁周垣數里。鄭崇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尙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

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

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崇獄覆治。撈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芥。浸潤相陷。臣請治昌。

以解衆心。詔曰。司隸寶附下罔上。國之賊也。免爲庶人。崇死獄中。

昌後爲河內太守。王莽秉政以其附鄭崇。免官徙合浦。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傅氏爲皇太太后。

秋八月。封董賢爲高安侯。孫寵爲方陽侯。息夫躬爲宜陵侯。初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因東

平王事以封賢。上于是定息夫躬告東平王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賢以聞。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